



# 人工智能时代的 新南方文学想象

张燕玲

《美人城手记》是陈崇正继《悬浮术》之后，又一部植根潮汕平原与科技岭南，具有丰富时代气质和美学形态、文学性和科幻融合、想象力和创造力并举，令人耳目一新的寓言性科幻小说。陈崇正在他创造的文学世界——美人城里，让陈星光一众人物天马行空，上天入地，感性而富有才情；同时作者还有可贵的理性自觉和哲学思考，以人物的命运追问关于生命、关于命运、关于人类的未来。这个南方故事深潜着一种对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思考，充满活力和思想重量。以主要人物陈星光兄弟、关立夏姐妹的自述，以及他们的梦境结构全书，犹如花园无数的小径（每个人物便是一条叙述路径），通向迷宫美人城，在这个无情的科技王国里，谈论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人类未来的宏大命题，犹如诺兰影片《奥本海默》所呈现的景象，当奥本海默按下原子弹按钮，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美人城手记》，陈崇正，花城出版社，2023年7月

## 深植于潮汕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

陈崇正以宏大的艺术野心，独自在潮汕平原忧心忡忡地推演湾区的最新信息生物技术等对人类与社会未来的改变。把前沿科技如智能躯体、AI生命、硅基生命、人造子宫、梦境买卖，尤其南方湾区特有的程序员、高仿工艺（破爷和肖虎的黑工厂），以及自由贸易精神等等，与开放性和本土的潮汕文化高度融合，以科幻小说中不常见的细腻抒情笔致书写虚拟现实美人城（以潮汕老家一个原本为香蕉林的科技废墟为原型）里的故事，告诉读者新技术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动摇了人的概念：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命运？如此的哲学追问贯穿整个故事。然而，在争斗和地震后，最终美人城科技王国的主人祖少爷也失去了所有的方向，在陈星光二叔陈大同的拍手大笑中，美人城变回了香蕉林。历史轮回，小说的寓言性凸显，散发出迷人的时代气质和美学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美人城手记》是一部为时代立传的作品。当下中国的飞速发展对科幻文学和科幻产业提供了支撑。比如用AI复活亲人的数字生命，“AI数字人永生”，陈大康临终时被其从小过继给他人的科学家女儿钟小界施以“割头术”并复活，可以与家人对话、数字生命从语音、人脸（人体）、行为与思维四个角度仿真，但是生者与死者的心意，肯定各有不同，科技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数字生命既要尊重用户心灵宽慰的需求，更要尊重逝者，有违生命法则必然带来大量的伦理、心理和法律问题。比如陈星光的妈妈就不能接受，在与“复活”丈夫的对话中，突然难受到掉头便走，让丈夫陈大康安息是她和宗族的心愿，同时也是潮汕平原逝者安息为大的乡村伦理和风俗。可见，小说主线深植于南方潮汕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结构，人物日常丰富的饮食和民俗、巫文化的先知先觉，如

文学批评需要想象力吗？我们随意翻开一本“创作论”或“文学概论”，必能轻易找到关于想象力之重要性的论断。情况似乎是：倘若我们承认想象力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得承认想象力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因而青年批评家徐兆正将他的第一本批评文集题为《拒绝想象》，的确引人深思。这本批评集所展现出世界文学的视野、理性思辨的能力、精警峭拔的立论，凸显出当前青年批评的一些新特征。

沿着这个题旨说开去，拒绝想象之说，首先意味着笃信文学的表达逻辑有其无可替代的特殊性。作家在追求“真实”时需要警惕审美误区。在谈到小说《琢光》时，徐兆正对此有明确表述：“现实逻辑与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后者亟待的是文本真实性（自治性）的拯救，而非被现实的真实性（现实性）所裹挟。”其次，拒绝想象，还源于对批评家写作伦理的深切体认。徐兆正之所以对张新颖的沈从文传感兴趣，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张著所践行的“有情的理解”合于某种批评伦理。批评家若真想真正贴近作家的内心，最可靠的办法莫过于“去陈述事实本身，从而拒绝任何一种无论合理或不合理的想象”。

但我们都知道，在批评家笔下，从他们所使用的各种材料到他们所做的诸多论断，很难说存

关立冬的巫性等等，作者细腻地表现立于时代潮头的南方科技大变革，及其给人物日常生活带来的裂变。陈崇正用克制而精确的笔法渐次推进地方的演变和人物心理的变化，直抵时代神经和人性深处，又充满浪漫的理想主义。

## 在复杂现实里洞悉人间烟火与灿烂星空

在作者笔下，宇宙星空浩瀚壮美，人类何其渺小，又如此伟大和灿烂。作者寄情于下一代，以陈星光、陈达瓦象征未来。这个未来以达瓦情义江湖隐喻人间烟火，又以灿烂星空为象征。所有的天才眼中都是灿烂的星空，这也是科技的双刃剑，科学天才的创造力及其人间忧患，始终是困扰人类的二律背反，福与祸往往是一体两面。美人城人头复活术、买梦的“有所得”梦境网吧等，同样也带来生存与安全等隐患，元宇宙的科技双刃剑也始终是作者的忧患。

《美人城手记》表现了很多时代的现实问题，诸如国家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元宇宙元年”“脑机接口”等，小说里，人死后头颅被割下来装进安乐桶，然后如陈大康般的配上智能躯体，以实现某种程度的“永生”，充满反讽意味。小说塑造系列非常人物以及人物选择背后的现代科技与人伦交战，惊心动魄，不同凡响又亲切可感，令人共情。作者以大量生活化的细节，辅以自己的一针见血的哲学追问，细腻地披露了陈星光的哥哥陈星河、姐姐钟小界等人诸多行为背后的心理动机和人性冲突。可以说，《美人城手记》寄托了作者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也寄予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比如承载着作者理想的陈星光与陈达瓦兄弟，就分别隐喻着未来的科幻星空与侠义的人世间，而最用心的当属似

## 青推荐

在绝对客观的“事实本身”。韦勒克说过，在文学史工作中，简直就不存在绝对中性的事实材料。法朗士也提醒过：批评家应该“真诚坦白”地承认，“关于莎士比亚，关于拉辛，我们所讲的就是我自己”。同理，徐兆正对作家的叙事逻辑及批评家的责任伦理的再三强调，所凸显的其实是属于他自己的批评观。在他看来，尽管诗学批评和阐释学批评长期以来占据批评界的统摄地位，但由于“前者不再相信文本中渴望发现真理，后者认定真理即自己的读解”，所以“两者毋宁都误解了真理的意思”。

那么，如何从事批评，才不至于“误解了真理的意思”呢？徐兆正悬置了对“真理”的本质化描述，而提出“除了遥不可及的想象，真理还是求真意志本身，是对于真理毫不动摇的专注”。此举

乎疯疯癫癫，扬言要炸掉美人城的“二叔”陈大同。

中国文化素有大智若愚之说，文学经典也有不少傻子形象，他们形态各异、鲜活灵动，甚至令人过目不忘。这里的“傻子”形象是指非正常性、逻辑混乱或躯体有缺陷、语言能力缺失，外表很愚笨，其实是世事洞明、不计小节、天真与执着的聪明人。诸如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红岩》中的疯子华子良、《尘埃落定》的傻子等等，而最为经典的当属鲁迅先生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狂人日记》。《美人城手记》的二叔陈大同也像“傻子”，虽因痛失独子以及现实的格格不入而付出了代价，但在作者笔下，陈大同却是一个富有深刻内涵的文学符号，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他常常喊出炸掉背离人性和本真的美人城，以爱惜儿子的自行车来哀子，以玩失踪逃避世俗困扰，以遵从潮汕生活习俗为荣，甚至从壁垒森严的美人城救出哥哥陈大康的人头等等，都是出其不意的神来之笔。这个戏引子般的典型人物，颇有孤勇者的意味，谁说污泥满身就不能是侠义之士？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陈大同知道潮汕的香蕉林深处满是祖先的灵魂，岂容灵地刀光剑影？他呐喊恢复密林，要为祖先招魂。在这个意义上，陈大同又可称为潮汕文化的守护者。更意味深长的是，作者同时还以“二叔”称谓与陈星光形成融合或互文关系，两人相似的散淡性格，以及对世俗功利的放弃（大学教师陈星光与陈大同殊途同归，他为逃避高校内卷而停职回老家），叔侄俩相生相应，二叔陈大同教侄儿陈星光游泳，被第三代也称为“二叔”的陈星光又教儿辈星空、达瓦游泳，这组互文的人物关系为小说拓开一个更为广阔而深刻的空间。

陈崇正特别擅长写父子情、兄弟谊，以及男性间的情义，连他赞赏的女性人物也多是女汉子形象，如关立夏的妹妹关立秋。在叙述上的互文，还有连贯着《悬浮术》的人物陈星河，他的慢与机器人的快形成一种相辅相成、浑然一体的叙事节奏，颇具艺术张力。

## “回到现代文学中的启蒙传统、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场”

推动小说叙述的情节设定是：若是要改变《美人城手记》里的元宇宙世界，必须通过“密室挑战游戏”的三关，胜者方可拿到解密钥匙，以密码解锁，完成大业。三关的设置颇有隐喻的意味，第一关灵感来自《水浒传》里潘金莲和武大郎的故事，第二关来自《西游记》里的“白骨精”，第三关则是柳如是和钱谦益的故事。如此创意，既是作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经典人物的现实融通，更是对现代科技双刃剑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人何以为人”的终极思考。三关都剑指人性的幽明，关键的隐喻和寓言性令人挥之不去。尤其结局很是犀利：星光立夏胜利的满怀喜悦，瞬间化为满怀悲愤——通关了却拿不到密码。机器人没有人类的诚信，因此永远无法取代人类，美人城也不配谈什么人性底线、生命和命运，它的载体只能是“手记”，这也寓意着《美人城手记》的科幻性，技术留痕特别虚幻，因为陈星光和关立夏面对的是机器人。可见，无论社会形态如何变化，人类文明和经典永远都在那里，世界与人类的核心是不会改变的。这样的哲学意义上的人类文明之光，小说是通过陈星光、陈星空甚至陈大同（包括陈星河）三代人物命运表现的，在某种意义上，仰望星空的他们，也算得上是人类文明的布道者。

早在百年前，梁启超、鲁迅等大家就翻译或者写过科幻小说，他们更是人类文明的布道者。《美人城手记》努力让人类文明照进了南方的岁月，其对科学技术与人类未来命运的哲学思考与文学想象，充满艺术活力和思想重量。可以说这个南方寓言为新南方写作注入新的时代命题和文学可能性，令我们感受到科幻小说的艺术魅力，及其创作的难度。当下科技的飞速发展有巨量的新知识需要我们去学习，这对科幻文学是一种挑战，文学想象不仅要面对科技现实有足够的观察，“还需要回到现代文学中的启蒙传统、回到当代中国的现场”，可见，陈崇正以饱满的人文情怀和探索精神，以及扎实的叙述功力进行有难度的文学创作，弥足珍贵。我们知道地方性叙事，相关作家体察世界的不同的出发点，你只能以你所有的世界视野去想象和表现你的南方（或北方），使蓬勃陌生的新南方故事，既充满时代气质与美学品相，也洋溢着世界视野。可见，新南方写作是一种扎根生活、厚植中华文化根脉和世界视野的美学多样化写作，它既是地方性的文学想象，也是世界性的宏大叙事。这也算是《美人城手记》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系广西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 青观察

# 咀嚼的三重境界

钟倩

每位作家都是贩卖记忆的靈魂高手。当“80后”逐渐走向成熟，成为社会的担当和主力，该如何安放自己的青春记忆？甫跃辉最新长篇小说《嚼铁屑》是一部厚重又奇崛多姿的生命之书，是作者和父辈们的促膝长谈、与生活、爱情、自己完成和解，也是面向死亡了的灵魂忏悔。

延续《锦上》的叙事风格，《嚼铁屑》依然是用大部头致敬青春、直面死亡，当一气读完三本书后，顿悟到抽象、隐喻或互文的关系并非刻意制造艰涩，而是以坚硬的“外壳”抵抗随波逐流，捍卫精神的独立和尊严。

《嚼铁屑》全书共60万字，分为《广场》《大河》《危楼》三部曲，涵盖退休职工、都市白领、出租车司机、外卖小哥、僧人等“微尘众”生存镜像，于细微处书写个人生活史，展开生与死的终极探究，在微观与宏观、抽象与具象、现实与梦境的辩证关系中揭露生命的本质。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在其回忆录《安全保护证》中写道：“少年时代是漫长无边的。不管以后我们还能活几十年，都无法填满少年时代这座飞机库。我们会分散地或成堆地、不分昼夜或黑夜地飞进去寻找回忆，就像教练机飞回机库去添加燃料一样。”作者处理记忆擅长做“减法”，删繁就简，又旁逸斜出。具体来说，他以诗人的思维截取，用小说家的眼光筛选，最后以散文家的跨界意识打开，就像烹饪一道拿手菜，食材、火候、时间，他驾轻就熟。作者自称，如果“人”是一个点，“广场”是一个面，“大河”是一条线，“危楼”则是一个体。显而易见，耗费十余年完成这部长篇，作者的初心在于为死亡“正名”——“死”从来都是“生”的一部分，在死的阴影中积极活下去，如书封面上的那句“要咬紧牙关，活得振奋人心啊”，正是他的哲学观和价值观。

若泽·爱德华多·阿瓜瓜萨曾写道：“灵魂跟水一样，都会流动。今天是条河流，明天就会是一片海。”在甫跃辉的文学国度里，死亡也是流动的水。他在最后一章写道，“在这一切的变化和不变中，我既喜欢有命之体的从稚嫩到衰朽，也喜欢无命之物的纯粹和恒定。唯大河同时以恒久和流动示人。”大河的恒久和流动，暗喻着人的迁居和回溯、孤独和绝望。三部作品围绕侯傲、卢观鱼、高近寒三个年轻人的失意爱情展开，“80后”女白领侯傲离婚后从上海回到老家旧城，陷入与母亲的冷战时，身边同学和亲朋好友发生一连串的不幸，触发她的反思，继而与自己和解，这是《广场》。《大河》里，“996”程序员卢观鱼厌倦互联网工厂的枯燥，辞职来到乡下酒房镇，结识房东、老薄、大亭等人，在他们的故事中体悟生死。《危楼》讲述刚毕业大学生高近寒因高薪的诱惑应聘到一份特殊工作，来到孤岛上“拯救”陌生人，在生与死的抉择中洞察复杂人性。纵观三本书，作者的描写极其动人，无论楼春雨的绿裙子、酒房河的救援队，还是荒岛上的生死课，都镜头感十足。卢观鱼初到酒房镇的第一印象，“天还没黑，卢观鱼看了一眼院子里的树，房舍里的阴影已经升得很高，鱼尾葵和柚子树，都只剩下一个尖尖儿沐在昏黄的光里，眼看就要全部沉入阴影的洪水里，它们无声的呼救，没人听见。”物的命运与人息息相通，为后面河边救援情节埋下伏笔。

甫跃辉对文学的涵纳和吞吐能力，在这部长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作者以书信片段串联起故事本身，力求最大化逼近真实。作家金宇澄说：“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撞，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茫茫。”书信的漫漶不连贯，指向更为真实的历史细节。而在《危楼》中，除了书信、诗歌，他还运用了戏剧，小说里死去的人物都在戏剧中复活，悉数登场，与前文形成互文，强化和提升人们对死亡的认知，这种文本的多元性为小说叙事带来开阔和自由。

小说里有个关键词，咀嚼。这也是作者为什么把《嚼铁屑》作为书名深缘故——只有咀嚼过生命的铁屑，才能热烈地活着。卢观鱼的故事与其他青春小说相比，作者没有过多交代“男一号”的原生家庭以及过往，而是讲述他毕业后到上海郊区放松身心，租房时邂逅一对失独父母，又结识读书羊肉店老板老薄。伴随情节推进，故事里的故事，引出几十年前老薄在长江边如何获救和读书的往事，又揭开了墙上的锦旗与房东一家的恩怨。这期间，作者的笔触紧贴人物的内心而写，细腻而隐晦，克制又留白。鱼尾葵、柚子树，屋后面的羊，生寺里的僧侣们，羊肉店里的众生相，错综交织，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和精神的失重感。

咀嚼，不外乎三重境界，首先是愧疚。梦里，“他挣扎着想喊出声，只觉得嗓子是一条漫长的隧道，尖锐的声音在隧道里左冲右突。声音渐渐变硬，变成坚硬的铁屑。他咀嚼这尖锐的美味，犹如咀嚼生命黑暗的本质……他在咀嚼铁屑，这工业时代的废弃物，坚硬，生冷，带着一丝忧伤……”虚实相间，亦真亦幻，强调心灵的审判。其次是反刍。书中有句话堪称全书灵魂，“她（杜霞）像一只反刍的动物，将讲述当反刍，试图从朴素的草茎里，榨取更多的营养。”作者的书写也是如此。他咀嚼柚子，由苦、酸、涩到甜；咀嚼羊肉片，由痛快到惊愕。起初，他给羊喂苹果吃，又与羊同嚼一枝花，当他得知后窗下的羊是即将屠宰的，他对一片羊肉报之以巨大的耐心去咀嚼，“肉里的血、脂肪和经络，都有滋味。他仔细地分辨着，想让自己感受到很多，恨不得感受到这片羊肉的前世和今生，但不过是徒劳。”最后是忏悔。屋后待宰的羊变成舌尖上的美味，羊就如此，人何以堪？由物及人的视角，内嵌着作者的悲悯情怀；由人至物的思考，传递出思想的主旨——身陷困境的人好比迷失的羊群，借助“殊途同归”的归宿反向理解生的意义和死的内涵，从而获得重生。这正是作者最想告诉我们的生命要义。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里多次引用但丁《神曲》、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加缪《西西弗斯神话》并非多余的赘述，而是通过与西方古典对话完成对现代的解疑和补充，从而构建生命的经验和尊严。

从云南边陲农村生长出来的甫跃辉，居住于上海，他不断回望和书写的依然是心心念念的故乡。可以说《嚼铁屑》里映照着他的“云边路”，亦可见“顾寒洲”们的躁动身影，但更多的是一个人向死而生的勇气和信念。当“80后”一代步入中年，成为中流砥柱，在为生活打拼和饱尝失意中无所适从，这个时候的反思和内观正是咀嚼生命的铁屑，寻找生活的光亮。所以，某种意义上看，《嚼铁屑》不啻于互联网时代众声语境下的一剂“清凉贴”，用生死的追问和灵魂的拷问倒逼生活的真相，在经过广场的迷失、大河的险峻、危楼的考验后依然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拥有看到最终归宿而不畏惧的心态，积极地活，勇敢地爱。

（作者系“80后”青年作家，中国作协会员）

# “求真意志”与批评家的想象力

徐阿兵

无疑带有某种现象学哲学式的机智，但我更欣赏它为文学批评赋予了真切可感的动能：批评家与其为了论证某些先验的真理，不如投身于探求真理的切实行动；使批评成其为批评的，始终是行动和实践。

批评乃是批评家基于“求真意志”的行动和实践。假如我们能以这句话来提炼徐兆正的批评观，那么也就有必要同时说明，他所从事的批评并不真正拒绝想象。更准确地说，他所拒绝的，只是肤浅的、不及物的、不合叙事伦理的想象；而他所做的体察人情物理、阐明作家的审美经验及叙事姿态等工作，无不需要想象力，甚至可以说需要更高层次上的想象力。唯有这样的想象力，才足以负载求真的使命。

徐兆正的批评行动常有三个落脚点或出发



《嚼铁屑》（全3册），甫跃辉，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6月

志”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他并不尊奉任何一种带有修饰语的现实主义，而是始终坚信现实主义是“一个过于宽泛的词汇”，是“文学那永恒的冲动”，是理解作家与世界、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永不落幕的背景。以我之见，他所理解的现实主义，表面上合于罗杰·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却与詹姆斯·伍德基于“生活性”（life-ness）的现实主义气息相通。

徐兆正在评论阿乙时借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为了一种新小说”作为小标题。出于对青年批评的一种新期待，我们也可以呼吁“一种新批评”——批评家应当从事的是这样一种批评：热切关注却又冷静梳理作家的思想观念之“脉络”，以此展现其精神世界之图景；进而追问作家“生活”之根基，不断追问文学的存在方式及可能性；在上述过程中，时常自觉回到（其实是重新打开）作为能指的“现实主义”，以获得对批评家与作家共同置身其中的时代、共同操持的叙事的更深刻认识。从批评路径来看，这显然不是一条能够指引绝大多数文学游客流连光景的路线，却是一条坚实的道路。这条路不能直接拓展文学景观的面积和规模，却能间接丰富文学景观的层次感和立体感。我以为，沿此路前行，批评家大有可为。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